蝶語（攝影） 怡 然

方成養生之道

陳魯民

文化什錦

今年九十二歲的方成，是著名的漫畫家、雜文家，我國新聞漫畫的泰斗，又是中國水墨漫畫創作第一人，與丁聰、華君武並稱「漫畫三老」。創作了大量漫畫和雜文，出版了數部漫畫藝術理論著作。他的作品《武大郎開店》、《神仙也有缺點》、《下海》、《老把式》等廣爲人知。

近日，他作客央視《藝術人生》，成爲該欄目開辦以來最年長的「客人」。他是怎麼養生的呢，他用了三個字來概括，就是要「忙起來」。這個「忙」，他解釋說，不僅是幹活的忙，就像他以這樣的高齡，還在不斷地寫文章、畫漫畫、出席活動，整天忙得不亦樂乎；還有一層意思就是一定要「會玩」，他說「喜歡種花就種花，喜歡養鳥就養鳥」，「不會寫文章就去公園看人下棋」，總之是「要有喜好的東西」，「你什麼都不喜好，這個生活就麻煩了」。

方成關於「忙」的第一層意思確實不大好學，畢竟絕大多數人進入老境後，都退休在家，無工作可忙了；而且，像方成那樣會畫畫、寫作被人四處請去作報告、當嘉賓的機會更是微乎其微。而「忙」的第二層意思，則適合於每一個老人，不論雅俗，只要能玩得興高采烈，玩得什麼都忘記了，那就叫玩出名堂了，會越玩越年輕，越玩身心越健康，不知老之將至。

我有一個親戚就很會玩，他是玩老年門球，八十多歲了，還是單位老年門球隊的隊長，比年輕時工作還認眞。一年四季，不分寒暑，他都是門球場來得最早的人，走得最晚的人，每天都在熱心召集大伙訓練，切磋技藝。他還經常帶隊自費去參加比賽，獲得好幾個冠軍。就是因爲會玩，老人精神矍鑠，滿面紅光，走起路來虎虎生風。

我一個鄰居則喜歡跳舞，退休之後，不僅天天早晨去公園跳晨舞，而且還免費教跳舞，他自己提着個錄音機，自己買磁帶，每天傍晚教人跳舞，樂此不疲，數年下來，也是桃李滿天下了。他的舞技高，又熱情，交了一大幫朋友，他還參加過全國老年交誼舞大賽，獲得過挺不錯的名次。七十多歲的人，看起來不過五十出頭，穿着牛仔褲，紅夾克，戴着貝雷帽，精神着呢。

朋友老張，種花養鳥都沒興趣，只喜歡下棋。每天都在小區的小花園裡擺下棋攤，和幾個老棋友殺得難分難解，經常忘了吃飯，風雨無阻，那眞叫入迷呀。爲提高棋藝，老張還買了好幾本棋譜，終日研究，有時還到街頭找高手請教，再加上熟能生巧，他的棋在這一片兒都很有名，人封爲小區棋王。特別是夏日傍晚，看棋的人往往圍成一圈，七嘴八舌亂支招，換個人可能就會心煩意亂了，他不然，是人越多越來勁，一邊落子如風，還一邊哼着小調，頗有大將風度，令人羨慕。

從方成到我這些會玩的朋友，他們都活得很瀟灑，很充實，因爲他們心有寄託，他們有事可幹，他們很忙，結果忙得無暇旁顧，忙得忘記年齡，忙出了魅力無窮的「夕陽紅」。我們的老年人不妨都來學學方成們的養生之道，沒有興趣可以培養興趣，不會玩可以學着玩，養鳥、養魚、種花、種菜，唱歌、跳舞、下棋、打牌，釣魚、練字、畫畫、寫作，無論如何，你一定要喜歡上一兩樣，從愛玩到會玩，玩出花樣，樂此不疲，眞正使自己「忙起來」，以度過愉悅的晚年。

周作人的立場缺失

魯人

人與事

對周作人的事情了解得越多，越覺得了解他的內心非常難。雖然，他那一代知識分子都充滿個性，但最複雜的他應該算其一了。特別是抗戰期間的周作人，雖爲衆人所詬病，而他所做的另一些事情又讓人覺得作爲一名普通人，他的內心是豐富而又複雜的。李大釗被殺害前後，周作人曾冒着危險將他的遺孤接到自己家裡避難，後又與友人沈尹默一起，將李大釗之子李葆華送到日本東京學習。這點連遠在南方的魯迅都給予了讚揚和肯定，他曾對周建人說：送李大釗之子赴日，當時別人並不肯管，而周作人卻掩護他，可見周作人對李大釗爲主義獻身的精神是深表同情的。之後，周作人一直在竭力幫助李大釗的遺屬。一九三三年李大釗的夫人病故，周作人又與衆朋友「會談守常子女教養事」（據周作人日記）。一九三八年，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因參加著名的「冀東暴動」負傷，在決定去延安前，曾在北京暫住。又是周作人給了她許多幫助，並介紹她在北京大學做臨時教員。李星華去延安前，曾與周作人有過交流。李星華很關心周作人當時的處境，周作人讓她放心，說：「我絕不會做對不起中國人的事。」李星華問他在延安那邊有什麼事要辦，他回答：「延安我不認識什麼人，只認識一個毛潤之，請你給他帶好。」由此可見，周作人當時不但知道李星華是抗日分子，還是共產黨員。那他也就該明白自己承擔的風險，但他並未因此避之唯恐不及。當時，周作人既不是共產主義的贊同者，也不是同情者，他甘願冒着極大的危險幫助李大釗的遺孤，只是對作爲朋友的李大釗個人的敬佩。這表現出了他作爲中國文人的基本良知。

不過周作人並沒有兌現自己對李星華的的承諾，最終還是在僞政府內任了職，使自己的一生揹負上抹不掉的污跡。有一位日本學者曾在其所著的《北京苦住庵記》中以大量的資料，客觀地分析了周作人當時極其複雜的心路歷程；梁實秋也說過抗戰初期的周作人「沒有政治活動，沒有政治色彩，沒有政治野心。」但生於亂世，處於那樣一種境地，想避世，想「苟全性命於亂世」都是不可能的，你必須要有自己的觀點，你沒有，外部環境就會強迫你選擇。

曾有人質疑同樣對日本文化非常了解，在日本有着很大的影響，與日本文化界關係密切的魯迅，對日本的侵華戰爭沒有應有的反映，並對中日戰爭爆發後魯迅會是什麼態度有過猜疑。其實，魯迅曾在多篇文章中，都有過明確的態度和觀點，《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算是其中很著名的一篇了。同時，他也有自己的行動。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魯迅去世前一周，曾帶許廣平和海嬰到法租界看房子。去世前還囑託三弟周建人到法租界繼續幫助租賃新住處，並爲此專門用假名「周裕齋」刻了一枚圖章。其所以匆匆忙忙地尋覓新居，原因就是預感到中日戰爭不可避免，決定遷出日租界虹口，這既是爲了安全，也是表明一種立場。許廣平在後來的回憶中說：「那時，就是和內山書店斷絕一切關係也不可惜。」而魯迅去世後不久，許廣平就帶海嬰搬進了法租界。在評判周作人的時候，我們眞該慶幸自己生在一個遠離戰火和血腥的年代，無須我們做出必須的抉擇；也該慶幸我們生在一個多元而寬容的年代，即使面臨重大抉擇，也允許人們有自己的思考。有時覺得周作人生於動盪不安，矛盾尖銳，戰爭不斷的時代，是一種頗含宿命意味的不幸。如果生在今日，太平盛世，不管他有多少弱點和缺點，都可以只做他的文人，不問世事，只求唯美，求自己的心性恬淡。正如他自己在《雨天的書自序》中所說：「我只想表現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此外並無別的目的。」但在國家危亡之時，是求不得個人安逸的。即使你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難處，有自己的處世哲學，你還是必須有一個符合國家利益的立場。這正是周作人被人詬病，令人憐憫之處。

舊金山爲上海世博暖身

喻麗清

域外漫筆

作爲上海的姐妹城，在世博召開之際，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也同時開始了爲期一年的大型文化活動「上海Celebration」。

原籍上海的亞洲藝術博物館館長許傑表示：「世界博覽會讓上海登上世界舞台一顯身手，展現它愈來愈重要的國際地位。它是新與舊的交融，東方與西方的邂逅，先進科技與傳統文化的碰撞。我們舉辦『歡慶上海』活動，一方面要慶祝上海與舊金山結成姐妹市三十周年，另方面也想藉此把上海帶給舊金山，以增進彼此更多的了解。」

舊金山亞博館於二〇一〇年二月十二日至九月五日舉辦的上海展覽，首次從視覺藝術的角度來探索這個城市的豐富內涵，藉由藝術作品瀏覽上海在一百六十年裡的歷史演變，看它如何從一個地方小鄉鎮發展成生機勃勃的國際大都市。

亞博中國藝術主任倪名昆說，「上海是全球化的一種典範。它善於接收國際影響，把外來因素轉化成適應本土的審美觀。」從這次的展出的確可以讓人看到海派特色。

展覽以上海的主流文化及其歷史發展背景爲基點，分成四個部分：「開端」（一八五〇至一九一一）、「海派」（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革命」（一九二〇至一九七六）、以及「今日上海」（一九八〇至今）。

「開端」（一八五〇至一九一一）

介紹上海於一八四二年成爲對外「通商口岸」之後，如何從默默無聞的漁村躍進爲國際化的城市。在一八五四年簽署的上海國際協議條款中，包括允許歐美各國租界地保持不受中國管轄的行政自主權。

據統計，從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一一年，上海人口從四十萬增加到一百五十萬。這樣的社會環境促成了買辦階層的形成。他們是代表洋商利益的特殊經紀人，往往出身富家，洋文流利，向上海引進了許多超前理念與當時歐洲先進技術及時髦生活方式的接軌。

買辦階層也是古玩字畫的愛好者，和傳統藝術愛好者一起，掀起了收藏和研究古董的風潮。

上海畫派（又稱「海派」）在一八五〇年至一九五〇年間，也因此形成。海派的形成和上海經濟的繁榮發展密不可分，富有的買主，美術社團以及專門店舖促成了上海藝術活動的蓬勃發展，雲集在上海的各地藝術家們，爲滿足國外及國內新興的都市市場，創造出多樣的藝術商品：其中有許多中國「外銷油畫」。這些作品不僅記錄了當時在上海的外國商人的口味，更對他們在上海的生活經驗，留下了實證。這些作品反映了上海藝術家如何在傳統藝術與西方風格影響的新流派中尋求平衡。

譬如：

吳友如畫室的作品《海上百艷圖》（一八八七至一八九三）描繪了裝扮時髦的中國婦女（畫中的女人還是裹着小腳的）從事的室內活動。受到西方生活方式的影響，她們有的在打桌球，有的在踏縫紉機。窗外場景包括天線、電燈和煤氣燈以及其他外來影響的現代化見證物。

「海派文化」（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

這部分涵蓋了一九一二年清朝末期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的歷史演變過渡期。海派藝術家突破了傳統山水畫的形式，創造出具有表現力和戲劇性的作品。

譬如：俞明（一八八四至一九三五）的作品《黃金榮和杜月笙》。坐在中式庭院的兩位紳士畫像，唯妙唯肖，山水背景功力非凡，稱得上是中西合璧的傑作。

至於西方現代風格的油畫作品，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很少倖存。展示的八件作品均來自上海的私人收藏。其中徐悲鴻的《康有爲夫人》和劉海粟的《外灘》，是中國著名藝術家深受西方藝術影響的經典作品。

「革命」（一九二〇至一九七六）

「革命」主題的視點集中在一批宣傳海報和木刻版畫上，反映了上海在社會主義革命背景下抵制「海派文化」的思潮。這類作品常常揭示社會弊病，宣揚社會主義理想。廣告宣傳畫是傳播革命思想的有效方式，它的形式多樣，包括木刻版畫、連環畫、海報等等。俞雲階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畫家之一，他的作品大多表現讚美普通勞動人民。現實主義的題材簡明易懂，紀念碑式的英雄主義富有感染力又鼓舞人心。

版畫藝術家們確信木刻媒介能夠最有效地「爲人民服務」，因爲它可以重複印刷、成本低廉，便於傳發。在三十年代發起的中國現代木刻運動中，魯迅將俄羅斯、歐洲和美國表現社會政治題材的木刻作品，積極地介紹給中國。連環畫也曾風靡一時。張樂平創作於一九四六年的《三毛流浪記》，就在展出之列。

「今日上海」（一九八〇至今）

「今日上海」的部分：以當代的視覺文化，概觀上海如何再次重新確立它在全球金融貿易界的首要地位。多樣的印刷藝術、繪畫、影像和裝置藝術體現了上海藝術家們從革命時期的制約中解放出來，很有自信心地重登國際藝術舞台。

《黃金榮和杜月笙》（國畫）俞 明

當代藝術家申凡爲讚頌二十世紀著名畫家黃賓虹而作的《山水——紀念黃賓虹一幅》（二〇〇七）。這件裝置藝術作品通過霓彩燈光和音樂的電腦編程，表現異常出色。

上海是以紙醉金迷的名聲起家的，如今變成冒險家的樂園，此次展覽從它的過去看到現在，它的潛力無窮，未來還會向更高更遠的地方飛去是不難預測的。舊金山能爲這樣的姐妹市舉辦一次文化展當然也是「與有榮焉」的意思。不過，世博會裡的舊金山不知會是個什麼樣子？中美關係正在低潮中，經濟上我們無能爲力，但文化上盡一點交流的義務總是可以的，故此一記。

愛心在身邊

延 靜

人生在線

愛心在哪裡，其實就在你身邊。不信你細心觀察，身邊發生的諸多小事，都會讓你感受到融融的愛心。

那是去年初冬，北風乍起，帶來幾絲寒意。傍晚，我從外面回到居住小區，經過樓前時看到，一對老年夫婦蹲在發黃的草坪上正在幹着什麼。我好奇地走近，只見他們在爲一棵一尺多高的花木搭棚子，用幾張白色的塑料紙圍蓋起來，四周用幾根插在土裡的竹竿支撐着，讓花木躲到棚子裡。我脫口而出問：「您這是……？」老先生抬頭看看我答道：「怕它冬天受凍。」說罷繼續做他們的事。原來這是一盆木本金橘，曾放在他們的居室內，但由於陽光照射不足，他們就把它移至庭院中，早晚澆兩次水。兩位老人住在我們樓裡已經好幾年，我叫不出他們的名字來，但與他們是半熟臉，上樓下樓見面都打個招呼。老夫婦雖年逾古稀，但身體都還好，常常一起遛彎買菜。不過大約一年多前，一天我突然看見老先生推着輪椅，老伴坐在上面，遂開口問道：「您這是……？」老先生回答：「她最近腿不好，走路困難。」那之後，我常看到，老先生推着坐在輪椅上的老伴，在院子裡遛彎。他推得不快不慢，但很盡心。幾個月過去，老伴可以行走了，於是老夫婦又互相攙扶着，在院子裡慢悠悠地散步。又過了幾個月，老伴完全恢復了，老夫婦又一起上街遛彎買菜了。看到他們在草地爲一棵金橘搭棚子，我心裡升起一股暖流。

還有一件事我也不能忘記。那是去年夏天，本來很晴朗的天氣，一片烏雲飛來，頃刻下起雨來。我站在門廳雨簷下，正在猶疑是否外出，忽然看到一對老年夫婦，身上披着透明的白色雨衣，匆匆冒雨走來。仔細一看，是同樓的、而且經常在公園散步時見到的老張夫婦。我說：「你們可眞堅持得好，下雨也去了公園。」沒等老張答話，他的老伴就搶着說：「別提了，我們在公園遇雨，等在一個亭子裡，好多人看我們年紀大，風吹得又挺涼，就把書包裡的一次性雨衣讓給我們穿，讓我們先回家。」她一邊說着一邊抖摟雨衣上的水。老張夫婦住在一層樓，很快就進了家。我上樓回家取雨具，等我下樓時，又看到老張的老伴打着雨傘忙着往外走。我禁不住問她：「雨還沒停，你這是又幹什麼去？」她邊走邊說：「我去還雨衣，他們可能還在公園等着呢。」看着她在雨中消失的背影，我不由自主地說了一句：「她的心地可眞好！」

普普通通的身邊小事，不注意就會擦身而過，但如果你細心體察，就會發現其中包含着多麼深情的愛心，不是嗎？

寧馨兒的早晨

劉荒田

客居人語

早晨，我和妻在門外的人行道上打羽毛球。一夜風來，街道對面的花旗松落盡繁華，害得停在路旁的車子，都長出一層顏色斑駁的針葉。今天天氣特別爽，雪白的羽毛球在純淨無比的蔚藍上空劃弧，看着舒心。隔壁的門響了一下，名叫貝蒂的少婦推着嬰兒車出門。這家貼鄰是白種人，夫妻都是三十來歲，職業不明，都極和氣。太太懷孕前最愛蒔弄後院的花草，可見她熱衷於培植生命。有了自家孩子以後，那疼愛還用說？

貝蒂生下女兒的喜訊，是貝蒂的媽媽公布的。這位活力十足的外婆從懷俄明州開一輛悍馬跑了兩天，來到這裡。「我家寶貝夜裡啼哭，沒吵醒你們吧？」她開門見山，直達主題，努力抑制着驕傲。我們當然首先表示最大的驚喜，然後才是最熱烈的祝賀，最後才強調，嬰兒的啼哭是世間最動聽的音樂，求都求不來，儘管哭。

說話間，嬰孩已有「兩個月另八天」，如果你要更精確點，她會毫不困難地補說「幾小時幾分鐘」。對自己的歲數永遠攪漿糊的女人，只有在這樁事上說得清晰。媽媽今天推着嬰兒車到外頭去，遛狗一般「遛孩子」。我和太太馬上停拍，和貝蒂打招呼。貝蒂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把車子朝我們推。我們馬上走近，圍着帶篷的小車，端詳嬰兒，我和太太爲了當祖父祖母而儲備的慈祥被調動起來。「喔，好漂亮的寶貝！你看，那眉眼，那皮膚！嘖嘖！」「什麼名字？」「珍妮花，她外祖母也叫珍妮花。」「多可愛的名字！」「珍妮花，你乖不乖？」珍妮花的粉紅色小手握成拳頭，在臉旁動了動。雙眼皮蠕動幾下，睜開了眼，但受不了強烈的晨光，又閉上了。在我們把讚嘆詞兒用光之前，貝蒂說了一句：「我得走了，小寶貝喜歡運動，我推着她走，她安安靜靜的，停下來，她感覺到不動，就要鬧彆扭。」

產後加緊進行有氧運動，迅速恢復了苗條的高個子白種少婦貝蒂推着嬰兒車，快步離開，只差沒飛奔。珍妮花在嬰兒車的轉動中，一臉舒泰地閉上蔚藍的眼睛，享受推移的快樂。

我和太太又揮拍，把雪白的羽毛球打進坦蕩蕩的藍天。我們和珍妮花一樣，爲動感而歡愉。勁，就是描寫海濱之晨的關鍵詞。是啊，被落下了的松針僞裝成「皮草」的街道，哪裡不是動感十足？狗兒快步跑着，遛狗的婦人爲了不撿起狗糞而刻意擺出的凜然不可犯的神態，陪孩子上學的太太，任重道遠的慢跑者……這早晨，寧馨兒一般的時光啊！

芙蓉鎮夜話

蒲繼剛

天南地北

站在芙蓉鎮青石板上時，月亮已經躍上騎樓。那夜，月色很美，月光像水一樣傾瀉下來，這水，靜靜地灑在這個深藏在湘西大山中的小鎮上，灑在凝重、古樸的騎樓上，時間似乎停止了跳動，讓人懷疑我們走入了一個久遠的年代。

芙蓉鎮已經進入了本年的旅遊淡季，街上行人稀少。我們沿着石階拾級而上，尋找胡玉音（《芙蓉鎮》裡劉曉慶扮演的人物）「米豆腐」店的蹤跡，尋找電影裡不盡的風韻。在月色裡，我們似幾尾游動的魚，在小鎮上自由自在地游弋。

芙蓉鎮這個普普通通的村落，原來是秦漢時土王的王都，古稱酉陽，五代十國時稱溪州。當地人後來也稱它爲王村，因爲電影《芙蓉鎮》在此拍攝，於是人們便把此地叫做芙蓉鎮，而以前的名字卻不再怎樣被人提起。電影的魅力可見一斑。

《芙蓉鎮》小說是著名作家古華的代表作。古華把自己二十幾年來所熟悉的南方鄉村裡的人和事，囊括、濃縮進了小說裡。古華寓政治風雲於風俗民情圖畫中，借人物命運演繹出鄉鎮生活變遷。尤其是書中小人物的政治命運寫得淋漓盡致，如泣如訴。作品內涵豐富，囊括了作者二十幾年來對社會，對人生深刻的觀察、思考。

把小說改變成電影《芙蓉鎮》，則是導演謝晉，也可以說是謝晉嘔心瀝血後的扛鼎之作。謝晉力圖在電影中表現各式人物在歷史面前的眞實面目，發出對人性的呼喚和對美好感情的謳歌。

但我卻不會想到，謝晉怎會選擇這樣一個深藏在大山深處的小鎮來拍《芙蓉鎮》？是爲了隱喻「文革」的「光輝」無處不在，連這樣偏僻的山村都不能倖免？還是看中了這裡美麗的山水，獨特的人文、地理風光？也許都有吧。「文革」雖然早已結束，但「文革」的精神，「文革」的文化似乎還在。這種文化和精神並且深入一些中國人的骨髓，時不時就要沉渣泛起，讓我們民族的某些劣根性變得猙獰而可怕。看看現實中的醜惡，看看網上一些人歇斯底里的叫囂，你就知道「文革」的精神，「文革」的文化怎樣融入我們民族一些人的血液中……

《芙蓉鎮》成就了謝晉的後半生，沒有以這麼說，沒有「芙蓉鎮」這個深藏在大山中小鎮的風韻，《芙蓉鎮》的電影也不會如此精彩。兩者如此相輔相成。這樣一想，我對今晚在芙蓉鎮的月色裡遨遊，充滿了神秘感與敬畏……

謝晉對中國電影、中國文化，乃至改造中國人的精神都有貢獻。「文革」後復出，從《天雲山傳奇》、《牧馬人》、到《芙蓉鎮》，謝晉對「文革」、「極左」那一套都有着深刻的反思，乃至批判。但他的反思不徹底。那是他那一代人的局限，更是那一代人精神上的悲劇。他們總把有的「字眼」，有的概念看得太神聖，諸如「領袖」、「國家」等等……卻沒有反思到：「領袖」的獨裁給國家、民族留下的創痛。「國家」「強大」到不給它的公民自由的地步。自由、神聖、公民、權利，在現代國家語境裡，又有什麼意義？……

月色依然像水一樣流淌着，我們終於遊到了「胡玉音米豆腐店」，一位似胡玉音般年輕的大嫂接待了我們。在這間木板小屋門口，赫然寫着「在此照相，收費五角」。我們相視一笑，在這閉塞的湘西小鎮上，純樸、憨厚的土家族人也知道用「藝術品」來賺錢了，而這間「胡玉音米豆腐店」從外表上看，與其他小屋並無二致，只是因劉曉慶而聞名。藝術變商品，這無孔不入的商品經濟意識也在這偏遠、閉塞的湘西小鎮上散播、流行，眞讓人欣慰。那位大嫂很快爲我們做好了三碗誘人可口的米豆腐。在月光下，那位大嫂健康的面龐和身軀閃爍着一層美麗、迷人的光澤。我們問道：「小店生意怎樣？」她揚一揚手中的鍋鏟，高興地說道：「小店生意好極了，旅遊旺季時，照相的、等着吃米豆腐的人都快把小店擠破了……眞感謝劉曉慶！《芙蓉鎮》電影眞好！……」